

女兒



栗光

作者簡介

栗光，本名譚立安。一九八七年生，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。著有散文集《潛水時不要講話》、《再潛一支氣瓶就好》。

得獎感言

十多年來，在文學獎裡我更常是一名幕後工作者，為稿件編號、記錄會議、聯繫評審、通知得主，兜轉在訂餐盒與申請支票中，幾乎忘了自己多麼渴望寫作。謝謝主辦單位、評審委員、工作人員，並向林恭億老師、林德俊老師、母親、姊姊、阿姨，以及海溪陸友、《聯合報》長官同事一鞠躬。

女兒

現在想想，早在那時候我就應該發現不對勁了。

開學不久，妙妙帶回蟻蟲貼紙，因為隔天早上全家都有點睡過頭，所以她一邊刷牙，我一邊幫她採樣。蟻蟲貼片這東西真神奇，明明與寄生蟲掛勾在一起，頗為噁心，但我和先生看了都很興奮，不約而同想起小時候。先生說，小時候每次黏了都沒有事，所以某一年他心血來潮，往家裡的狗屁股上黏，幾天後收到通報：「非蟻蟲卵異物，建議檢查來源。」被公公狠狠打了一頓。

我一邊撕開玻璃紙，將貼片圓心對準小菊花，按壓了四次，一邊呵呵笑，對於這樣的先生居然長大成人，還有了自己的小孩，感到無比神奇。就在第五次按壓完準備對摺時，我的餘光隱約看到有什麼東西冒出來，長長的，扭動著，還有點扁扁的？總之，絕對不是任何一個父母想看見的東西。

我用力瞪著花心，問女兒有沒有感覺到什麼？她搖搖頭，問能不能把褲子穿上。我睜大眼再看了一遍，乾乾淨淨，妙妙穿上了褲子。肯定是我的錯覺，專案壓力害人老眼昏花，我那處女座A型的女兒，屁屁裡怎麼可能有一條蟲子？她平常可是潔癖到了連父母都會頭痛的程度啊。

當我周圍的朋友都在煩惱家裡的幼獸東摸摸西摸摸，小手就往嘴裡塞的時候，妙妙卻是吃東西

前一定要洗手。如果人在外頭，她寧可餓肚子餓到哭，也不願意使用寶寶消毒噴霧或者乾洗手。先生為此在汽車上常備一壺一千五百毫升的瓶裝水，專門給妙妙洗手。即便如此，這也還是我們多次溝通才勉強取得的進展，先生甚至必須在出門前讓她看見那一壺水是新裝的。對此，我媽驕傲地表示，愛乾淨是好事，這種自動自發的天使小孩上哪裡找，我哥當年可不是這樣，他活生生就是來更新家庭病毒資料庫的。但我媽沒意識到的是，妙妙每次洗手都要洗上三分鐘，根本已經到了強迫症等級。

我離題了，我要說的是，這孩子沒得過腸病毒，沒得過諾羅，蟯蟲檢查結果顯示一切正常。沒有黏到任何蟲卵，結果當然正常，我們怎麼料想得到，那是一條魚呢？

我懷孕的時候，妙妙就是一個過分乖巧的胚胎，隨著週數推進，也自然而然成為過分乖巧的胎兒。由於太過順利，反倒讓我每次都非常緊張。以往的人生經驗告訴我，當所有事情皆步上軌道，就是整輛列車打算一飛衝天的前夕。愈順心如意，愈要起伏得像一隻受傷的螞蟥，別讓命運之神看見你，見你那麼安穩，祂不就非得基於使命給出一些挑戰嗎？但假如你伏得夠低，表現得低調謙虛，命運之神放水一下也不至於落人口實。

常在診所巧遇的準媽媽們，很快就因為各自或相似或難以對人言說的苦惱，成為一個小集體，我則被排除在這個集體之外。畢竟，候診時，我沒有能對人說的煩憂，出了診療室，也沒有可供人

安慰的苦處。所有高齡產婦會有的問題，我統統被跳過了。

從月子中心回家以後，我感覺自己不像有了一個孩子，而是有了一點五個孩子——那個「一」是我先生，他到現在仍沒有改掉東摸摸西摸摸的習慣，而且似乎以為自己的牛仔褲有自體潔淨的魔法，手往上擦一擦，又是一雙乾淨的好手。大部分的時間，我都在阻止他把手伸向幼嫩的女兒。

不過，妙妙到底是嬰孩，要細心注意的事項還是一樣不少。只是等她大一點、會說話以後，我那句「你這樣怎麼教小孩」就顯得多餘又多慮，妙妙會一本正經地告訴她爸爸：「你是大人，不要再……」婆婆和我一樣開心，畢竟我們從來就不是自願變成一台錄音機的。

所以我很快——好像也不能說很快——在妙妙上小學的時候，全然放下我對命運之神的戒慎恐懼。如今她堂堂升上三年級，洗手的強迫症早已大為好轉，讀書習慣也不用大人操心，她甚至不是那種爸媽要擔心她太柔順、太壓抑的小孩，她就只是如實地做自己。

接到班導師的電話，我花了一會兒時間才理解他到底在說什麼。班導師說，妙妙今天有到學校，現在書包也還在，可是已經有兩堂課沒有出現，也沒有任何一位同學看見她。他找過所有妙妙可能出現的地方，魚池、穿堂、圖書室……但妙妙就像等等會回來一樣，無限延長了那個等等，她桌上甚至還有橡皮擦屑；這玩意通常不會超過一節課，便會被她清理掉。

我趕去的時候，班導師滿頭大汗地站在校門口，他一直道歉，表示其他老師也加入搜索行列，

一定很快就會找回妙妙，他先帶我去教室。

才剛抵達走廊，便聽見吵鬧的聲響。從窗外往教室看進去，有個男孩手上正捏著一條淺褐色大便，一面發出嫌惡的聲音，一面興奮大喊「你們看」。班導師越過我，喝斥那個孩子，要他解釋眼前的情形。男孩起初後退一步，想把手上的東西往後藏，可是很快又高舉起來，揮舞那條淺褐色大便：「這是妙妙的！」

一時間，我和班導師愣住了，而男孩似乎從這樣的反應中得到鼓舞，逮住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得意地宣布：「妙妙放在椅子上，我只是把它拿起來。」在他的理解裡，這應該算是某種違禁品，而把它帶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從不闖禍的妙妙。

班導師要男孩把淺褐色大便交出來，當著我的面，他不好意思拿個東西隔著收下。然而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男孩握住的淺褐色大便，噴出了一條條白色細絲。

他嚇得馬上鬆手，那一條條細絲卻緊緊黏在他的手上。他尖叫起來，用力甩開，像要把整隻右手從手腕上甩掉那樣使盡全力，同時，淺褐色大便也掉到了地上，末端不斷湧出水，以及更多的白絲。

班導師拉住男孩，幫他處理那一團黏絲，我卻更在意掉在地上的大便，蹲下去察看這個所謂妙妙帶來的東西。

不過，有個女孩早我一步，她毫不猶豫地把淺褐色大便拿起來，放到我手心，在我遲疑之前，

說：「這是海參。」比了比妙妙的座位，「出現在那裡。」輕握手心的淺褐色大便，確實不是排泄物的觸感，表面有一顆顆小疣突，和小時候爸爸帶我去海邊看的海參一模一樣，而且也終於停止出水與噴絲。

妙妙的椅子上有一攤水，我用食指沾取嗅聞，和手上的海參一樣帶著海的鹹味。那個勇敢的女孩，不知道何時找了個桶子裝滿水，讓我放置海參，喃喃道：「我不知道淡水可不可以。」她顯然已經冷眼觀察這齣鬧劇一段時間，但比起海參，我更關心我女兒到底怎麼了，沒有細想便順勢扔進桶中。

接下來，一幅不可思議的景象在我們面前發生，桶子裡的海參開始膨脹，長出手腳。想像一下，當我認出那條海參就是我女兒時，該是多麼驚嚇，又是多麼……高興？我感覺天旋地轉，顫抖不已。約莫一分鐘後，妙妙從桶子裡走了出來。

那天之後，妙妙三不五時就會變成海參，時間或長或短。為了讓其他小朋友知道該如何與她相處，自然科陳老師特別花兩堂課介紹海洋與海洋生物，並針對海參做了詳細的解說。

「棘皮動物包含大家熟悉的海星、海膽以及海參。」他嘴裡講著，手指輕點滑鼠，投影片跳出那些生物的照片。「儘管棘皮動物與我們這些脊椎動物外表天差地遠，不過考慮到受精卵的發育方式，其實親緣比想像中更接近喔。」

接下來的內容頗為複雜，我很懷疑小朋友能不能聽得懂。大意是說，海參沒有腦，但擁有完整的神經系統，利用全身的神經網絡以及感光、化學、觸覺受器，來感知環境。牠們在遭遇威脅時，會從肛門射出細絲，這種細絲遇水會變得很黏，好比快乾膠，足以纏住敵人，使之動彈不得。

先生和我也旁聽了那堂課，他顯得興致勃勃，抄寫筆記還配上插畫，我則忍不住一直看著座位上的妙妙。她又變回海參了，靜靜躺在水族愛好者劉老師準備的海水缸裡，一動也不動，劉老師還為了妙妙特意把其他魚蝦全部隔開。讀森林小學就是有這種好處，上課前，陳老師也謹慎地請教我們，是比較希望妙妙和她的海水缸待在講台上，還是留在座位呢？站在他的角度，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注目的事，先生也相當支持，可我認為那樣被突顯的妙妙，就像生物課待解剖的青蛙，教人沒有辦法承受。

忽然，先生拉拉我的衣襠，輕聲說：「老師說排出居維氏管束的時候，也很常把內臟一起搭進去，妳覺得我們是不是要帶妙妙做個檢查？」

檢查？妙妙需要的不只是這一種檢查吧！雖然很想這樣大聲吐槽，猛力戳他的太陽穴，但考慮到還在課堂上，我按捺了下來。

變回人類的妙妙曾經很平淡地告訴我，她沒有感覺不舒服，事前也沒有任何徵兆。既然可以變回來，就不需要為這件事情煩惱，比起這個，她更在意那些參化的時刻影響了她的學習，害她回家以後要花更多時間跟上進度。

理論上來說——如果還存在理論的話——參化妙妙不需要海水，保持溼潤就可以了，但在先生的堅持之下，我們還是去了一趟水族賣場。看他神色飛揚，腦海浮現交往初期，他常指著路邊的一棵樹，嘹亮地說：「這是大葉欖仁，如果妳養鬥魚，這個對水質很有幫助喔。」再不然就是指著桑樹，「這個蝦子很喜歡，投進去就會看到牠們失心瘋黏上去。」但凡經過水族店，他一定面露欣羨之色：「海水缸最棒了，妳看那個蝦蝦，哇喔，他的奶嘴海葵也長超好、超奶欸！」雙手貼上玻璃，留下油膩的掌印，再長歎一聲：「就是太花錢了。」然後在老闆從櫃台起身，往門邊走來時，雙手擦擦牛仔褲，翩然離開。

我懷疑先生早就想弄個海水缸，妙妙不過是藉口。他無比投入地拉著我討論缸子尺寸、評估濾水設備，然後挑選底沙，「海參的嘴巴附近有許多觸手，會像小樹枝一樣伸出來，黏取附近的食物顆粒送入口中。妳看過妙妙的觸手嗎？我一次也沒看過，我想劉老師那個缸子一定不夠適合她，這樣下去我女兒都要生病了！」

他拿起一包珊瑚砂，閱讀背面的說明，放下，又拿起一包麥飯石，轉向我，滔滔不絕：「海參會透過砂土消化其中的有機碎屑，再將小石子吐出。在整個海洋生態系中，牠可是扮演著重要的清除者角色呢。」接著移動到活體販售區，自顧自地繼續講，「加入適當的生物，應該可以更加豐富妙妙的參化生活。」

先生顯然為了期待已久的海水缸做足準備，但我好像也不能說他沒有為了解海參付出努力。

他在那前後安排幾趟遠足，全家實際到海邊考察野生海參的日常。如果有任何人好奇這種日常，我可以用三十秒告訴他，基本上野生海參就分成四種狀態：一，靜靜地躺在那裡，像一條黑色或淺褐色的排泄物。二，伸出觸手，進食。三，打開後門，排泄。（二三有時同步進行。）四，飽受驚嚇，或癱軟或射出居維氏管束（是，我現在已經能念出這拗口的名詞）。

先生向女兒解釋，他認真斟酌過，到底是要在海邊採集一些生物回來，還是向水族店購買，「海邊的想必生猛有力，但果然還是店裡的會比較安全吧？我們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參共同疾病。」妙妙點點頭，可能因為從小就接觸這種爸爸，一向比我能夠忍受他。父女兩人接著一起注意有沒有哪種生物與海參產生互動，以此做為「家庭成員」的參考。

先生好幾次問女兒，妳對那個那個有什麼感覺？「那個那個」可以替換成任何一種他放入海水泥缸的生物，而當「那個那個」開始呈現衰敗、將死之貌的時候，他也會再問一次。有時候這還變成某種考題：妳最近有沒有感覺到哪裡不一樣了？周圍多了什麼？而妙妙所有的答案統統是「沒有」，因為她沒有參化的記憶，對她來說，那就只是一段普通的空白，和睡著一樣，你可能有做夢，你不一定記得。

「不要緊，以後就會愈來愈熟練了。」先生喜孜孜地做結。

在他的嘗試之下，妙妙的氣色確實比過去更好。海水缸計畫也延伸到教室，她固定坐在靠近插座的位置，自己就是自己的班級寵物飼育員，但每位同學都知道當自己的同學變成海參，應該給予

怎樣的協助，學校也進一步討論，假設同學不是變成海參，變成海膽、海星，又該怎麼辦。某些家長特別感興趣，包含之前那個粗魯男孩小健的雙親，他們與另外幾對父母，直說這就是他們送小孩到森林小學的用意。其中，嚷嚷這句話最大聲的，正是那個勇敢女孩慧潔的爸爸，女孩於是愁容滿面地對我說：「我真的很抱歉……」儘管我認為自己要為巧妙被冒犯而動怒，然而坦白說，這念頭我比他還早就生出來，想起慧潔那天的冷靜，這位爸爸也可以算是教育成功吧？

後來，先生和慧潔爸爸、劉老師，組了一個互助會，群組隨著班上家裡有海水缸的人數日漸壯大，還經常到彼此家中鑑賞對方的海水缸。他們會分享自己養得特別好的海葵、珊瑚、海水魚，也會交流資訊，有人反應藻類繁衍過剩，便有人建議他加入哪種生物平衡。某次，他們談及翻砂生物是要選擇蝦虎、海星還是螺，便有人曖昧地對著先生笑，說真羨慕你都不用煩惱這個，交代下去就好了。我正要發作，沒想到一個向來慢半拍、愣頭愣腦的傢伙，居然搶先一步表示：「不要海參類都好，雖然很好用，但顏值實在不高。」我氣得幾乎要中風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白白錯失爆炸時機。

幸好，老天有眼，失禮渾蛋二號不知送給失禮渾蛋一號什麼東西，導致他滅缸，也間接牽扯出更多誰跟誰的飼養觀念不對盤，這個週末鑑賞活動不得不停辦，只剩下幾個成員低調相約。

感到大快人心的同時，我心底仍舊有沮喪和懷疑：難道期待妙妙停止參化，才是不切實際的嗎？

最近，我開始望著海水缸陷入苦思。缸裡的妙妙伸出漂亮的小樹觸手，優雅地取食底沙。儘管已經能欣賞這樣的生物之美，先生亦一再為我建立觀念，說這是吸收其中的有機養分，但在我的認知裡，這到底就是吃其他生物的排泄物，情感層面很難接受。當妙妙恢復以後，如果一臉歉意地說她還不餓、不想吃飯，我的心情就更複雜了。我不想勉強她，更不知道要不要告訴她，我知道她為什麼不會餓。

此刻，缸裡的妙妙一邊吃一邊同步排出廢棄物——唉，這件事先生也糾正過我好幾遍。他說，大自然裡沒有廢棄物，只要經過細菌分解，它就是養分，「妳看，我這缸比店裡的還漂亮，這就是關鍵啊。這都是妙妙的功勞。」

想起他得意洋洋的表情，以及牽著妙妙，父女一同讚歎海水缸的模樣，我就……等等，那是什麼？

有個東西攫取了我的目光，細細的，長長的，扭動著……我在缸前緊緊盯住妙妙的四周，好不容易，那東西再度跑了出來。而且居然不是從缸裡任何一處冒出來，是從妙妙的屁股裡！我驚呼出聲，衝進臥房拖出先生，他睡眼惺忪，看著妙妙聽我描述。

聽畢，他很平淡地表示：「那是一小魚，出現很多次了，妳都沒有看我帶回來的資料嗎？」

我驚魂未定，又觀察了好一會，沒能再見到一丁魚，只能翻閱那一落資料，看見先生螢光筆註記：隱魚，體細長，近似鰻形，常側扁，且向後逐漸尖細。生活習性特殊，大部分種類行寄生的生活方式，常寄生在海參、海星及大型雙枚貝的體內。

文字旁邊附著幾張照片，愈看愈熟悉，我想起螻蟲檢查那天看見的寄生蟲。原來，牠不是寄生蟲，是寄生生物——但是，寄生蟲跟寄生生物之間，又要怎麼區分？

先生睡醒後，我提出這個問題，他不知道答案，但很滿意，覺得我終於對女兒付出該有的關心。

那之後，每晚睡前兩人都會討論有沒有看見隱魚，有時候也會在晚餐時描述給妙妙聽。或許年紀還小，她完全不介意體內寄居著一條魚，把牠視為某種幻想朋友，偶爾會撫著自己的小肚子，輕聲地和牠講話。

有一天，妙妙主動提議，我們何不架設一台錄影機呢？她想親眼看看那條隱魚，也對自己的參化狀態感到好奇。翌日，父女倆把所有東西搞定，妙妙也進一步發現，那條隱魚不但會外出巡視缸子，更會以不同方式打道回府：若參化的自己正在排泄，牠會趁隙以頭潛入軀體中；若門戶緊閉，則改用細長的尾巴，「像妳倒車入庫那樣，咻咻咻地鑽回我體內。」

她講這些話的時候，臉上露出我未曾見過的笑容。我一面聽她說，一面無法抑制地想：如果這一切不是發生在我的妙妙身上，確實很有趣很迷人。

專案收尾的那天，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了。

我媽因為我不斷推延帶妙妙回娘家的日期，趁著平日晚上直接殺來。她有我家備用鑰匙，這根本輕而易舉。本來隨便撒點謊瞞過她也是輕而易舉，偏偏那天我加班，先生去社區大學上生物課，只有慧潔陪妙妙回家。確定妙妙到家後，慧潔就先離開了，於是等我終於下班，打開門的剎那簡直要瘋了。

我媽正在準備料理參化的妙妙。

她說，你們怎麼把這丟椅子上就出門？這要冰啊，不就好險我今天有過來。妳是在哪裡買的？之前我買乾貨都泡不開，正好很想試試新鮮的。

我鞋子沒脫，衝過去把砧板上的妙妙一把抓起，確認完好無缺，立刻投入海水缸。

我媽錯愕得大呼小叫，我卻無法好好解釋這一切，只是不斷鬼打牆地告訴她不行、不可以。

「這不是海參？」

「這是海參。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？我剛剛已經看過食譜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」

「這不是吃的。」

「買了就要趁新鮮吃啊。」

「這不是買的。」

我大可以告訴她，這是妙妙或先生的寵物、從缸裡跳出來的，隨便胡謔什麼都好，可那時我嚇壞了，一時間竟然湊不出一句最簡單的謊話。這陣子無論是公司還是家裡，已經耗盡了我的心力。

幸好，鑰匙轉動門鎖的聲音分散了媽的注意力，把那隻隨時要撈起妙妙的右手放下來。

「媽，妳怎麼來了？」

「唉唷，當然是來找我的寶貝。」

先生見我們都在缸前，喜孜孜地說：「妙妙很可愛齣，愈來愈可愛。」

媽一臉「我早就知道」的表情，「那還用你說，我的寶貝當然最可愛。」

「媽最喜歡哪一點？」先生一邊問，一邊忍不住自己搶答：「我最喜歡摸起來的感覺，軟軟滑滑的，即使有小疣突，還是軟萌軟萌。」

媽的視線在我們兩人間來來回回：「妙妙長痘子？過兩天我煮些青草茶帶過來好了。玫瑰青春期的時候也長很凶，喝了仁和堂抓的藥包，現在一點疤痕都沒有了。」

「妙妙長痘子？」先生詫異地看向我：「會不會是對上週從周大那裡拿回來的海葵過敏？」

「你們買海葵回來吃？我都不知道海葵也可以吃。」媽的語氣夾纏些許不確定。

「媽，海參不會吃海葵，但也許海葵有些毒素釋放出來了，或是缸裡的平衡值跑掉、要再調整。」

明明是他們兩人的對話，說完卻紛紛把目光投向我。

我像死人般站在那兒，許久以後，深深吸一口氣，自首道：「我還沒跟媽說妙妙發生的事。」

先生起初一臉不可置信，接下來如預期中皺起眉頭，半張著嘴，不說一句話。我曉得，這是他壓抑怒氣的反應，正在努力吞嚥絕不能脫口的惡言。

「我就不懂妙妙變成海參是哪裡讓你感覺丟臉，連自己的媽媽都瞞！」

「你們在說什麼？妙妙怎麼了？」

瓦斯爐上的水也來參戰，咕嚕咕嚕地爭取注意力。我歎口氣，進廚房關掉準備汆燙女兒的一鍋沸水，回到玄關脫鞋，將來龍去脈解釋給媽聽。

那是一段頗長的沉默，足以讓妙妙從缸子正中央移動到造景礁石的後方。

然後，媽說：「我去問看看仁和堂老闆這要吃什麼好了。」

媽突襲的那一晚後，妙妙便沒有再人化過。

先生另外在家裡裝設了一台無線智慧攝影機，方便我們隨時從公司觀察。在這段期間，妙妙如常地攝食，如常地排泄，隱魚如常地出游與巡視。應該要怕人的隱魚，已經完全熟悉我們了，我總是在內心對牠喊話，請牠告訴妙妙快點醒過來。先生則開始相信，這是本來就會發生的事，妙妙有一天會選擇她想要成為的角色，身為父母能做的最好的事，便是無條件支持她。

小學三年級的第一個學期結束了，小健和他的雙親、慧潔與她過於雀躍的父親，一起在寒假期間探望妙妙。臨走前，他們從先生那兒分得一些海葵，兩個孩子第一次親眼看見隱魚，瞳孔如被打開的寶箱，藏不住震撼與好奇地一閃一閃。

春節前夕，我們發現妙妙出現「腰身」，看上去像是路邊小吃攤賣的油炸雙胞胎。先生不無驚喜地宣布，當海參要進行無性生殖，就會將身體中段收縮，然後前後兩端分離，最終完全斷開。

見我一臉驚慌，他如益智節目主持人般字正腔圓，把上述的話重新講了一遍，再補充道：「分裂之後，兩端都會開始再生缺失的內臟與器官，前端補長肛門，後端長出口部與觸手，最後演變成兩條獨立的新海參。」

他一字一句說得極慢，擔心我聽不懂，我於是更加錯愕地望著他。難道女兒變成海參大半年，這些事情還需要他告訴我嗎？現在應該嚴正以待的，是這樣的妙妙未來會變得如何吧！

他想了想，說：「我們可能會有兩個人化妙妙，或有兩個參化妙妙。最幸運的情況，是我們有一隻參化妙妙，一個人化妙妙！」來不及回應，他既期待又煩惱地說：「不知道她們各自會不會又再生出其他妙妙……」

數日後，妙妙果真完全變成了兩個，兩個躺在缸底的參化妙妙。

又過了一週，我下班踏進家門，竟不預期地撞見我懷胎十個月、最初始的那個妙妙，歪歪斜斜地坐在椅子上，抖著腿寫功課，桌面滿是橡皮擦屑。她聞聲抬頭，問：「可以明天再寫嗎？」

那之後，妙妙直到畢業都不曾再改變過，缸裡的海參也始終維持著正常海參的模樣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那條小隱魚就這麼消失了。

先生對此莫名失落，但他很快把重心放在那條海參身上。某個睡前時光，他告訴我，即便現在盤算太早了些，他也已經下定決心要好好照顧那條海參，未來等女兒出嫁甚至懷胎時，假使海參還在，他要親手烹調月子餐給女兒。

我敷衍地回應了他，心想到那一天的時候，我一定會誓死保護我的二女兒。

以迴避（展演）換取（反芻）時間

張亦絢

迴避總與痛苦有關：找到迴避，就能找到痛苦。〈女兒〉深化了「揭露迴避」的表現傳統。強迫症未必都是文化規訓的結果——然而，文學仍當進行調解與探望。女人與孩童「必潔」一事，雖違反科學、常識與平等，仍深植人心——此也令切割排泄或髒汗，對女童造成雙重的複雜強制。男童口中的糞便，到了女童眼中，卻是失蹤女童幻化的海參。糞便與女童似「不可兩立」的場景，極其暴力。做為糞便（或寄生蟲）過渡、遺跡或變本加厲的海參，幫助回溯前此，女童或匿跡或（被）滅口的存在危機。超現實偶被認為對性別解放過大於功，但〈女兒〉以其瘋狂又不失幽微的奇幻，將集體無所適從的迴避放大，直到最後女兒金蟬脫殼般的抖腳浮現，展現了抖落偏見的無窮力量。